

愛玲燼餘小團圓 重構傾城半生緣

“百年愛玲 人文港大”文獻展 張望無法割捨港情懷

“我與香港之間已經隔了相當的距離了——幾千里路，兩年，新的事，新的人。戰時香港所見所聞，唯其因為它對我有切身的、劇烈的影響，當時我是無從說起的。”（張愛玲自述散文《燼餘錄》）

2020年9月30日，是近代知名作家張愛玲誕辰100年。二戰期間她曾就讀、對其文學創作深有影響的母校香港大學，現正舉行“百年愛玲 人文港大”線上紀念文獻展，透過多項首次面世的文件與圖片，展示她的港大生活與因緣。

香港文匯報專訪了策劃展覽的港大比較文學系主任黃心村，分享述說這些影像及檔案記錄，如何呈現張愛玲早期的學業住宿、及她與兩名港大恩師的連結，重構當年的歷史時光，進而讓大眾透過“張看”的視角，對照並體會其筆下無法割捨的香港情懷。

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



■ 1941年秋季港大文學院師生合照，三年級生的張愛玲站在第三排的女學生中。圖片來源：香港大學檔案館



■ 二戰間馮平山圖書館被徵作防空站，當年張愛玲在此瀏覽不少藏書。圖為底層書庫。圖片來源：香港大學檔案館



■ 張愛玲醫學系知己炎櫻的妹妹柯來夏的學籍證明。圖片來源：香港大學檔案館

啟發一生創作 兩恩師資料面世



■ 張愛玲港大的學籍記錄。圖片來源：香港大學檔案館



■ 許地山（左圖）對張愛玲有相當大的影響。中為《近三百年來底中國女裝》初稿。右為古代中國器皿研究手稿。圖片來源：香港大學檔案館

《燼餘錄》曾提到，“即使以一生的精力為那些雜亂重疊的人頭寫註解式的傳記，也是值得的。”說的是張愛玲於港大連結起的人物師友群像。而諸多人像中，歷史教授諾曼·佛朗士（Norman France）可說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。

張愛玲青春時期如果有什麼朦朦朧朧的崇拜的話，佛朗士就是這麼一個存在，對他的描繪與其他人都不一樣。”黃心村評述道，而在《小團圓》和《易經》中佛朗士分別以安竹斯先生和布雷斯代先生的面目再次出現。今次展覽，佛朗士的照片和資料亦是首次面世。

黃心村仍在整理更全面的材料，“佛朗士的照片很難找，要像偵探一樣，在浩如煙海的檔案中找尋到需要的正解。”最後，她在港大中文學院找到1941年中文系師生的合照，佛朗士當時正坐在教授陳寅恪和神父祈祖堯中間。黃心村正撰寫相關論文，探討佛朗士在當時港大課程中引入近代史對張愛玲的啟發等等。

除了佛朗士的珍貴資料外，今次展品中港大文學教授許地山未完成的古代器皿研究親筆手稿和《近三百年來底中國女裝》初稿亦是首次展現。許地山1935年加入港大，大刀闊斧改革，引入白話文、敘事體及文學史，革新了港大文學院的學術環境，張愛玲得以在他改革文學院的年代入學，對其之後文學創作的角度和切入不可說影響不大。

其中，《近三百年來底中國女裝》一文及相關研究，可能直接啟發了張愛玲散文《更衣記》中形容“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裏”的超前觀念和對女性衣物象徵意義的暢想，可望帶來新的探究空間。

求學從不缺課 戰時不忘閱讀

除了《燼餘錄》等散文具體回憶了在港生活，張愛玲的經典小說《傾城之戀》、《第一爐香》、《茉莉香片》等亦以香港作舞台，港大及相關人物群像作為影子混含其中，而其晚年有自傳色彩的《小團圓》、《易經》，同樣折射其港大生活與香港情懷。

張愛玲於1939年入讀港大，至1941年底香港戰爭爆發大學停擺，翌年5月她離港回到上海。今次展覽中，張愛玲與文學院師生的集體合影、她獲獎學金的原始檔案等均是首次面世，連同其學籍記錄及成績單，當中戴着圓眼鏡片、穿深色旗袍的證件照，讓人一窺她求學時從不缺課的單純優秀學生模樣，也與她上世紀五十年代身著艷麗旗袍口點絳脣的經典形象有所對比。

張愛玲好學且求知慾旺盛，《燼餘錄》《憶胡適之》中都有提及，當馮平山圖書館被徵作防空站，她擔任防空員時，在炮火紛飛的時候讀《官場現形記》和《醒世姻緣》。是次展覽特選了馮平山圖書館的歷史照片，幫助聯想其戰時閱讀場景，黃心村笑言，“以馮平山圖書館的藏書量當然不只兩本”，但《官》和《醒》兩本書卻藉由張愛玲筆下被張迷們津津樂道。

大學初識張學 結緣成拾遺者



黃心村與張愛玲之間的緣分，也許可以用“不解的結緣”來形容。她與記者分享指，自己是於大學時初識張愛玲，當時內地正因柯靈1985年《遙寄張愛玲》文章掀起“張愛玲熱”，“很多人第一次讀張愛玲就被她的文字所震撼，像第一次知曉文學竟然可以這麼寫”。

再遇張愛玲時黃心村已是博士生，正於加州大學就讀，老師李歐梵撰寫研究上海三十年代文學，恰好她要設論文題目，獲建議研究四十年代的上海，黃在諸多作家中與張愛玲“對上眼”，論文最終成為《亂世書寫：張愛玲與淪陷時期上海文學及通俗文化》一書。

讀《夢魘》聞仙逝 書如隔世信物

結緣是一種幸運，也是一種遺憾，人生若只如初見。黃心村憶述，1995年

秋天在寫博士論文之際，在洛杉磯機場候機的她正以張愛玲《紅樓夢魘》打發時間，遭來自遠方的電話“驚醒”，獲告知張愛玲仙逝，深受衝擊。其後她從舊報道中得知，張愛玲生前於洛杉磯的最後住址，就在大學附近，“很奇怪，明明大學裏很多人在研究張愛玲，卻完全沒有人知道她就住在附近的街道，可能隨時擦身而過而不自知”。

她曾經如此描述當時知悉張愛玲離世的反應：“只記得手上的書，已掂不出分量，彷彿是從陰曹中凸現的隔世信物”，又提到“我連與她錯過的機會都沒有，靡想絕對是自作多情，即使擦身而過，也是兩條永不交叉的平行軌道”。

“沒想到多年後，會回到港大，這個和張愛玲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地方教書”，2010年黃心村到港大參加學術研討會，不久後便留下，成為一名“張學的拾遺者”，從港大檔案館中過濾捕捉



■ 黃心村站在幾十年前張愛玲走過的舊校舍，心中感慨萬千。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

張愛玲的痕跡。她形容“我與張愛玲應該是命中注定的緣分”，今次展覽她更希望以張愛玲作為窗口，讓更多人透過其眼睛看向戰時香港，看向港大眾生相，看向人性的本質，演一齣歷史和文字的“對照記”。

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